

錢穆與中國學術思想

Qian Mu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Thou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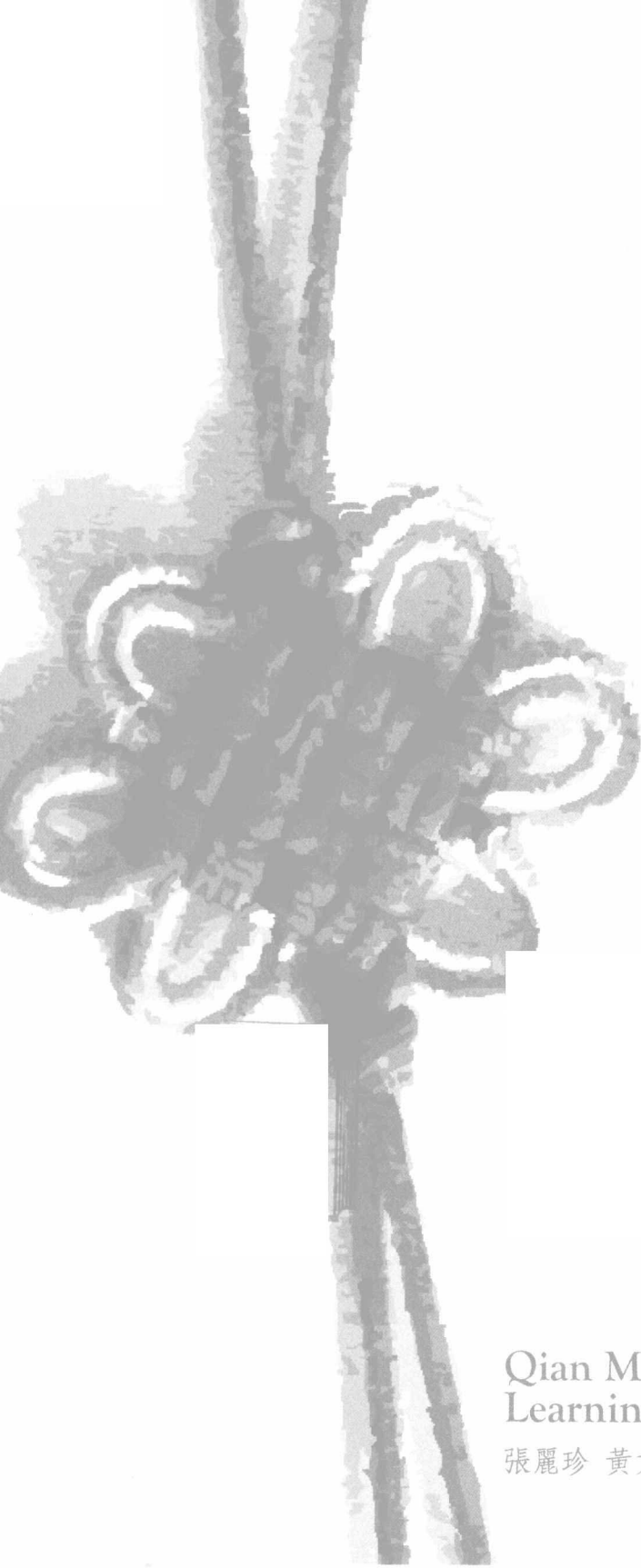
張麗珍 黃文斌 合編



錢穆與中國學術思想

Qian Mu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Thought

張麗珍 黃文斌 合編



錢穆與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Qian Mu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Thought

- 編者 : 張麗珍、黃文斌
排版/美術 : 謝珮瑤
出版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協會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電話 : 03-79675650 傳真: 03-79675458
發行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承印 : 漫延印務
版次 : 2007 年 7 月 15 日第一版
售價 : RM 30.00
ISBN : 978-983-42746-2-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Qian Mu yu Zhongguo xue shu si xiang]

錢穆與中國學術思想 =Qian Mu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Thought/

張麗珍，黃文斌合編

ISBN 978-983-42746-2-7

1. Qian, Mu, 1895-1990. 2. Philosophy, Chinese--History.
3.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Chinese--History. I. 張麗珍.II.黃文斌.
- III.Title: Qian Mu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Thought.

181.11

錢穆與中國學術思想

目錄:

序	1
■ 張麗珍、黃文斌	
錢穆先生的儒學觀念與中國文化:《湖上閒思錄》.....	7
■ 陳啓雲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淺談錢賓四先生的學問	43
■ 勞悅強	
大哉孔子：論錢穆對孔子歷史文化地位之評價	101
■ 葉漢倫	
論錢賓四先生的子學	131
■ 鄭良樹	
以史治經、由經明史：錢穆經學研究芻論	147
■ 梁秉賦	
錢穆論韓愈與古文運動	167
■ 林水椽	

錢賓四先生理學研究的檢討	181
■ 鍾彩鈞	
風過群山：胡適和錢穆	219
■ 何國忠	
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錢穆的民族觀	253
■ 黃文斌	
作者簡介	299
索引	305

Qian Mu and Chinese Learning and Thought

Contents:

Preface	1
----------------------	----------

■ Teo Lay Teen, Wong Wun Bin

Qian Mu's Concep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Random Thoughts by the Lake</i>	7
---	----------

■ Chen Chi-yun

The Master Carpenter, His Compasses and Squar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Qian Mu's Scholarship	43
---	-----------

■ Lo Yuet Keung

The Great Confucius: Qian Mu's Evaluation of Confucius' Rol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101
--	------------

■ Yap Hon Lun

Qian Mu's Study of Pre-Qin Philosophers	131
--	------------

■ Tay Lian Soo

Mutual Illumination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lassical Studi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Qian Mu's Research on Confucian Classics	147
--	------------

■ Neo Peng Fu

Qian Mu on Han Yu and the Ancient-style Essay Movement	167
■ Lim Chooi Kwa	
An Examination of Qian Mu's Studies on Neo-Confucianism	181
■ Chung Tsai-chun	
The Wind Flutters across the Mountains: Hu Shi and Qian Mu	219
■ Hou Kok Chung	
Nation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d Qian Mu's View on Nationalism	253
■ Wong Wun Bin	
Contributors	299
Index	305

序

張麗珍、黃文斌

錢穆先生（1895—1990）逝世時，其門生逯耀東教授感嘆說：「絕了！絕了！從此四部絕了！」。認識錢先生的人對此感嘆可謂心有戚戚焉。本書收錄了九篇有關研究錢穆先生學術思想的文章，原為 2005 年 3 月在吉隆坡召開「錢穆與中國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的論文，此會議主要紀念錢氏在 1965 年 7 月曾到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任教 40 周年而舉辦。除了鍾彩鈞教授的鴻文乃編者特別邀請補入外，其他受邀請前來發表論文的學者，各自就個人的興趣撰文，各自研究的題目並沒有重疊，也可自成爲一個研究範圍，由此可見錢穆先生學問之博大。

陳啓雲教授的文章〈錢穆先生的儒學觀念與中國文化：《湖上閒思錄》〉，從讀錢先生《湖上閒思錄》開展了宏觀的視角，與其長期浸濡於西方學術界並對西方哲學之思考作心得對比。此爲一篇思辨中西哲思差異之文章。該文彰顯了錢先生的思想深具哲理及思辨性，更重要的，作者點出其思維的前瞻性。如聯合國人文科組對人類未來之路所提出的思考，錢先生早在數十年前已參悟。正值全球化時代，在資訊科技的輔助下，各族文化無遠弗屆地交流，爲人類開創了新世界與新希望；另一方面，全球化所構建出的新世界秩序，又不幸造成國界的利益緊張與文明衝突，此

值恐怖主義囂炎之際，認真思考人類該何去何從為未來政學界必取經之道。陳教授指出錢先生在上個世紀 50 年代在《文化學大義》提出「未來人類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必須由文化來解決」之先見，實可作進一步省思。

錢穆先生博通四部，又能在學術問題上多有發現，其如何治學及何以有此敏銳的見識，實為一值得探究的重要課題。勞悅強教授的文章〈大匠誨人，必以規矩——淺談錢賓四先生的學問〉，洋洋灑灑，深入淺出地總結錢氏學問之道及其淵源，為學者認識錢氏之治學與學問提供了清楚的輪廓，實為錢穆先生學問之知音。勞教授指出錢氏教人治學「先不要邁大步，更不可空論浮言，流入庸妄」；又說「錢穆的學問觀非常重視傳統。又強調人的個性和主動。職是之故，錢穆談學問往往與『德性』並言，這是他的學問觀的一個絕大特色，同時也是他本人的學問的一個絕大特色，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可謂罕見」。在今日以功利為導向及德性價值觀模糊的社會，學術所謂何事？學者應該如何為學？實為本世紀學人應該重新思考的問題。

錢先生曾謂為學不可有門戶卻不可無宗主。就其一生所為皆勞心於民族未來之前途及傳統文化信心之重建。他的學術雖不鎖定在一家一派，然其學術大宗當歸中國文化主流之儒家。1963 年他出版了《論語新解》，1971 年撰寫了《朱子新學案》，此皆錢氏晚年用心之大著，亦可窺其學術心迹乃體認儒家與中國文化之休戚與共。葉漢倫先生的文章〈大哉孔子：論錢穆對孔子歷史文化地位之評價〉指出了錢穆對孔子崇高之評價。錢氏曾謂有此中國文化才能孕育出此至聖先師孔子，又因有此孔子才能開出日後之中國文化。值得注意者，葉氏特指出錢穆先生注意到孔子一生皆以「為學」、「為人」與「經世」相貫通，此乃中國學術之傳統，可為今日受西方觀念影響下的學術，即將專業與人生、為學與為

人分成兩個無關痛癢的領域作反思。此外，他也道出錢穆宗儒的心聲：「果欲復興中國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傳統，而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爲目前當務之急」。

錢穆的學術思想雖博大，然諸子學爲其最初治學之入門。其《先秦諸子繫年》爲學界所推崇，此書爲百年來學界重要之著。鄭良樹教授〈論錢賓四先生的子學〉指出錢氏本書的貢獻乃糾正了過去學界「研究諸子的三個弊病：第一、只專治一家，無法旁通其他各家；第二、偏重於研究大家，忽略小家；第三、所依據的史籍，未加細勘，以至錯誤相沿」。此外，鄭氏也認爲，「錢先生研究諸子，實際上是結合經學、史學及集部研究的；也就是說，《先秦諸子繫年》固然是子學專著，卻也是經學、史學及集部研究的專書」。錢氏之大著雖高明，然鄭教授亦指出其著有些瑕疵，如錢先生「認爲《孫子兵法》十三篇是孫臏所寫的，孫臏就是孫武，早年居齊，晚年居吳」，但就「銀雀山同時出土竹簡本《孫子兵法》及《孫臏兵法》」證明司馬遷所說「孫武和孫臏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物，他們都各自著有兵書」完全有根據，故鄭氏認爲錢穆的觀點可商榷。此外，他也不同意錢先生認爲《老子》後出《莊子》之說。

漢代經學爲錢穆的另一個學術成就。其大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在《燕京學報》（1930）刊登后，即刻解決了學界古今文經爭論不休的問題，也反駁了今文學家康有爲指劉歆偽造經典之說，當年北京各大專學府也因此而取消今文經學的課。梁秉賦教授之大作〈以史治經、由經明史：錢穆經學研究芻論〉指出錢穆如何以史治經及漢代學術的問題。他說：「錢氏學問的根基既在史學。其經學研究乃有『以史治經』的特色」；又指出「錢氏治經，乃是立基於史學家的自覺，來爲『經學專家撤藩籬而破壁壘』；要以史家之識來掃除經生的門戶之見。」更重要的，他道出〈劉向

歆父子年譜》一文，不僅「用史學之道，爲經學問題『撤藩籬、破壁壘』」，其「更大的貢獻，乃是在標註出人與事在時空坐標上的準確位置之後，再借此更進一步的爲西漢一朝的學術與思想發展勾勒出其『歷史大流的主潮』，以及『流轉變遷之大勢』」。換言之，錢氏是通過「史實」解決了「經學」的爭論以及盲點。

錢穆小時候撰寫文章曾被老師稱讚有韓愈文章之風。日後他開始注意韓愈及唐宋諸家之散文，也成爲他的文學愛好。林水椽教授撰寫〈錢穆論韓愈與古文運動〉指出，錢穆論唐代的古文運動，其重點落在韓愈身上是合乎事實的。他又把唐代詩歌復古與革新之舉視爲古文運動的肇端。這種看法大體上雖和許多學者的意見沒有太大的出入，但是一般學者往往將詩歌復古與革新和古文運動分別論述；錢氏則認爲：「詩文本一脈，若必分疆割席論之，則恐無當於古人之真際爾」。這個論點可謂十分公允。

宋代學術思想爲中國歷史上文化另一個高峰。錢穆的名著《國史大綱》談到宋代學人與學術部分有非常精彩及精辟的論述。此外，其著作中有許多有關宋代理學的作品。鍾彩鈞教授的文章〈錢賓四先生理學研究的檢討〉非常仔細地探討了錢氏治理學的整個脈絡。同時，亦指出錢氏在哪一方面的觀點是後人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例如，他說：「討論道德與事功的關係。錢先生提出這點是頗有創意的，值得繼續研究」，又說錢先生「重視發展、會通、從傳統中創新的態度，不僅用來討論陽明與宋學的關係，也用來觀察王學的發展，乃至今日的展望。」此外，他認爲錢先生是以人文主義來衡量程朱、陸王的價值，及其得失。

錢穆先生對學術界的貢獻除了學術著作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寫過一本回憶錄《師友雜憶》。它提供了學術界對民國時期學人之間的交往、治學及生活等有更深層的認識。何國忠教授的文章〈風過群山：胡適和錢穆〉，正好論述了兩位重要學人的學術與交

往問題，文章徵引了許多書信、回憶錄等材料精彩地對比了兩人之異同。現代學術強調客觀論述，然我們始終無法迴避因個人才性稟賦及好惡而鍾情於自己氣質相近的學者，此亦人之真情。胡適與錢穆在治學、愛好及扮演的社會角色等方面都有差異，然而，閱讀他們的一生，無論是人品與學問總使我們這代學人難以望其項背。何氏的文章感情流露地點破說：「胡適和錢穆的方向雖然走向兩端中的一端，與其說相互排斥，倒不如說他們起了互補的作用。他們既未被那個苦難的時代所擊敗，也不被衆人激昂的情緒所影響，他們不唱高調，不過火，始終維持赤子之情，走一條他們自己的路，在內憂外患的國度裏堅持了一生。」

像錢穆先生那一代的學人，生活在內憂外患的國難年代，正如錢氏所言是一個「救國保種」的危機時代，故關心民族的未來幾乎是學人的共同主題。黃文斌的文章〈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錢穆的民族觀〉，討論了近代中國與西方的民族主義，又通過章太炎、梁啟超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探討了錢穆的民族觀之淵源及其異同。黃氏指出，錢穆雖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然其「民族主義」不是章太炎「排滿」的類型；大致與梁啟超之「大民族主義」相似；而他更欣賞孫中山結合傳統文化的「民族主義」，但其政治性的意味卻不強，相反的，更傾向於傳統文化之「道高於政」的觀念。此外，錢氏雖然認同「民族主義」而自身又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然而，除了對比西方文化時，會盡量凸顯中國文化的優秀外，卻很少見錢氏，或似乎沒有排他族的言論。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代表者相比，顯然的，他的「民族主義」更受傳統中國文化之「文化觀」與「天下觀」影響。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感謝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主席暨交通部拿督斯里陳廣才部長的鼎力支持。陳部長不僅對錢穆先生非常敬仰，也認為馬大中文系能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來紀念一位國學

大師在 40 年前曾來此執教是一項精神傳統的建設。除此之外，我們也要感謝錢穆先生的高足陳啓雲教授爲是次研討會作主題演講，陳教授也曾擔任過馬大中文系的老師，錢穆先生也是在他的穿針引綫下得以前來；40 年人事變遷，如今故地重遊，可謂圓滿了一個時代的歷史。此外，編者也要特別感謝鍾彩鈞教授答應讓我們轉載他的鴻文，使本書的內容更豐富及完整。其實，鍾教授也是是次研討會的主講人之一，但歸在儒家思想一組，他也爲大會提供了一篇非常好的論文。由於一些因素，我們決定不出版兩本論文集，而考量了籌辦本次會議的目的與意義，故選擇出版錢穆與中國學術思想研究的專書。

爲了方便作業，本書在格式方面大部分保留了作者的風格，編者只是做了小部分的調整，而此書選擇以繁體字出版，完全是爲了符合錢穆先生的遺志。由於本地出版業及標準書寫主要以簡體字爲準，在繁簡字轉換之間，也許會出現點錯誤，盼高明包涵與指正。最後，編者要特別感謝去年馬大中文系畢業的同學黃子榮先生，他在編務工作上給予我們許多幫忙，致使這本書能順利與讀者見面。

張麗珍、黃文斌
2006 年 12 月 30 日

錢穆先生的儒學觀念與中國文化：《湖上閒思錄》

陳啓雲

一、錢先生 1965 年訪馬因緣

去年黃文斌博士向我提起籌備「錢先生訪問馬來亞大學 40 周年紀念學術會議」的計劃，並建議由我談談錢先生在馬大教學和生活的一些回憶。當時我覺得自己雖然年逾古稀，但尚未開始寫「回憶錄」之類的文字，行文大都是討論屬於「天下公器」的學術問題，很少涉及私事，因此建議貢獻這篇關於錢先生的「儒學觀念與中國文化」的文章。現在會議主題改定為「儒家與中國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原定有關「錢先生五十年前在馬大講學生活」的座談似乎亦已取消。但本會議的舉辦，的確和錢先生 1965 年來馬大訪問講學有關，因此我覺得首先應該以當事人身分，對此因緣略作回憶。

我在 1963 年 5 月來到在吉隆坡的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任教。由於馬大採取英國傳統，每年暑假相當長（大約由一月至五月），我常利用這充裕的時光到香港、臺灣、日本做些研究，並探望親人和師友。因此，我每年都到香港拜望錢師。記得是在 1964 年春，

我由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支助，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訪問研究了三個月，四月底或五月初回途經過香港時專誠到香港新亞書院（當時仍在九龍農圃道）拜見錢師。在院長室（當時錢師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和錢師談了大約 30 分鐘關於西方學術思想的近況；當時錢師建議我把此類關於西方學術思想的見聞、見解和感想，用短篇雜文或筆記方式寫出來，會有價值。那時我讀過很多錢師大部頭的著作，卻忽視了《湖上閒思錄》（1948 年成稿，1960 年香港初版，本文據臺北市素書樓文教基金會《中國思想史小叢書》2001 年版）；而自己也正忙於從事科班式的學術研究工作，因此沒有踐行錢師此建議。四十年後《湖上閒思錄》卻是本文創構的一大因緣，詳見下文。

當天論學結束，我向錢師告辭時禮貌性地問錢師最近的「計劃」（當時我的用字現已不能確記）；錢師微笑回答說：「想去外地旅行一次。」我再問「想到何處旅行？」錢師說：「馬來亞也很好。」當時我以為這是錢師禮貌性的回答，並未認真在意。等我從香港回吉隆坡後，某一天在馬大中文系參考閱覽室（此室在我的辦公室右鄰，由我的辦公室中有一旁門直通，不需經過開鎖；因此是我常去的地方）閱讀當天當地中文報，無意間看見一小新聞，報導「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院長錢穆辭職」消息，才想到不久前錢師的話；於是立即到對門中文系辦公室去見系主任何丙郁教授說到此事，並詢問馬大中文系可不可能邀請錢師來訪（當時我心中並沒有把握）。何主任反應十分熱誠，他要我立刻寫一私函呈錢師初步聯繫。一、二天後他便說此事大略商定，並請我代擬一信由他簽名正式邀請錢師至馬大中文系出任客座教授；錢師覆函受聘，並與夫人成行駕臨。若干年後，我從別處獲悉，那時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學亦有意邀請錢師出任校長（此事錢師與師母始終未向我說及；足見他們兩位的個人修養）。今天回憶此事，一

方面我代表個人向何丙郁教授和馬大當局玉成此事表示感謝；二方面也要代表個人和當時的馬大感謝錢師對馬大和馬來西亞的盛情盛意。

二、 概述我對錢先生學術思想的己見

我是專業歷史學者，並且是「歷史哲學」（近人又稱「歷史理論」）中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者。我關注的是「過去發生過（具體）的事實」，但這些事實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在「不斷變化、發展」，在這變化發展過程裏，在時間先後（廣義的因果）和同時互動（廣義的辨證）中不斷地與其它事實聯成連續體（Continuum）。現在，我站在這「歷史學·歷史主義」立場，就過去我對先生的學術思想的理解和論述，略作回顧。

（一）在過去十年中，我對錢師的學術思想作過二次重要的主題演講。第一次是 1995 年臺北市立圖書館為「錢穆先生紀念圖書館」（現已改為「錢穆故居」）舉辦的「錢穆先生百齡冥壽紀念展」開幕典禮的主題學術演講，題目是《錢穆師與思想文化史學》，由臺北市立圖書館印發專冊，並刊於《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卷三（1995），及卷四（1996）。第二次是 2003 年由臺北市東吳大學為「錢穆故居」舉辦的「錢穆先生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的主題演講，題目是〈錢穆與中西思想文化比較〉（原稿將收入研討會論文集；修改稿刊《中國文化》第 21 期，2004 年 6 月）。現在（2005 年）這次是第三次。

這三次講演內容有共通性，也有差異性，更有連續性（continuum）。在上二次演講中，我都提到錢師一生近千種重要著作不但「貫通經、史、子、集四部」和融合宋學和漢學傳統」，

而且包涵（或牽涉）現代西方學術架構中的「哲理思考」、「文化批判」和「史學（包括歷史和歷史理論/哲學）」，是近年全球學術界所重視的「跨科際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先驅。從這角度來看，錢師的學術思想不但代表了中國過去數千年的學術、思想、文化、歷史的多元、多方、多樣的傳統，更代表了在二十世紀新舊交替重要時代（transition time）裏中國學者（思想家、歷史家、文化人）對中西文化、人類前途最全面、最合理、最真實的瞭解和前瞻。在這意義上，我今次的討論在主題上兼顧和聯結了本次會議由原定的「錢穆先生學術思想」而擴充為「儒家與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旨。

（二）在上二次講演中，我提到錢師作為一位中國國學大師，「他的學術思想……是中國國學的超絕典範」，這是中外很多學者公認的；¹ 而他過去受到國內主流學術中人所非議的主要是錢師不但分析討論文化和哲學的大問題，還議論比較中西文化的更大議題；由於錢師未到過西方留學，因而逾越了學養能力的限度。² 對這批評，個人今次的直覺反應是：錢師雖未到過西方留學，但卻能够在居西方學術龍頭地位的耶魯（Yale）大學講學一年；錢師雖未進過大學受教育，卻能在國內北京大學等名校教學多年。不過，這只是「對批評的反批評」，只能指出批評者的說法不對，未能證明錢師議論「比較中西文化的更大議題」的明智。因此在上二次（1995-96 年；2004 年）的討論，我以我在西方學術界工作四十多年的所學、所知、所聞，對這問題做了一些考論；考論範圍包括西方自古希臘至二十世紀後期新興的「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的學術發展面向。

¹ 陳啓雲：〈錢穆師與西方思想文化史學〉，《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卷 3（1995），頁 77。

² 陳啓雲：〈錢穆師與中西思想文化比較——「歷史主義」論釋〉，《中國文化》，第 21 期（2004 年 6 月），頁 122。